

楚辞注

楚辞集卷之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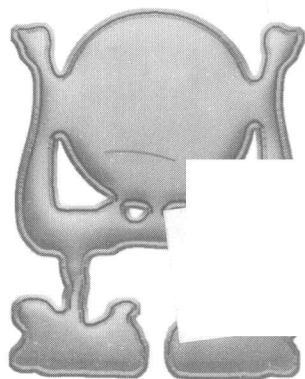


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楚辞注释

〔战国〕屈原 原著 马茂元 主编 杨金鼎 王从仁 刘德重 殷光熹 编撰

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辞注释/(战国)马茂元主编. —2 版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1999.9

(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)

ISBN 7-216-02685-3

I. 楚…

II. 马…

III. 楚辞—注释

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7671 号

楚辞注释

马茂元 主编

出版: 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邮编:430022

印刷:文字六〇三厂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16

字数:397 千字

插页:6

版次:1999 年 9 月第 2 版

印次:199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7 801—8 920

定价:28.80 元

书号:ISBN 7-216-02685-3/I·250

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编委

邱久钦	朱祖延	王建辉	刘鼎华
陈金安	张林川	程涛平	石洪运
徐明庭	王永瑞	王序平	

项目责任编辑

胡光清 李尔钢

责任校对

和小玲

序

公元前三世纪，继《诗经》而出现的《楚辞》，把我国诗歌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；标志着由群众文学进入作家创作的时代。《楚辞》奠基者伟大诗人屈原，成为我国文学之父、词章家百世不祧之宗。它不仅如刘勰所云：“叙情怨，则郁伊而易感；述离居，则怆快而难怀；论山水，则循声而得貌；言节候，则披文而见时”，惊采绝艳，在艺术上达到高度完美的境地。更重要的是，《楚辞》里所表现的屈原追求光明、抗击黑暗、坚持真理、热爱祖国，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，千百年来，一直鼓舞着人们前进。许多志士仁人从中吸取力量，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篇章，它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。近世以来，屈原被列入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之林，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；《楚辞》进入世界文学宝库，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。

“汉武好《骚》，淮南作《传》。”自从刘安对屈原代表作《离骚》的思想意义及其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的探索，作出精当论述以来，二千多年中，历代学者对屈原及《楚辞》的研究蔚然成风，绵延不绝，在学术领域中自成体系，构成一项专门之学。我们这部《楚辞注释》注释的篇目是：王逸《楚辞章句》所辑楚人的作品，即屈原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章》、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（一曰景差作）；宋玉《九辩》。注释的范围主要包括扫除语言障碍，阐述作品意义与作家思想，分析篇章结构和其他艺术手法。

本书持论力求公允。对历史上有影响的说法，择要予以并存，并提出作者的看法。一般情况下，择善而从，以一说为主。

马茂元

序

《楚辞》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、宋玉等人创作的一种新诗体。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本书旨在对《楚辞》进行系统、全面的注释，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。在注释过程中，我们参考了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力求做到准确、翔实。同时，我们也结合现代语言学、文学理论，对《楚辞》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。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希望本书能为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，也为楚辞研究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（马茂元先生手书）

《楚辞》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、宋玉等人创作的一种新诗体。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本书旨在对《楚辞》进行系统、全面的注释，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。在注释过程中，我们参考了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力求做到准确、翔实。同时，我们也结合现代语言学、文学理论，对《楚辞》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。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希望本书能为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，也为楚辞研究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（马茂元先生手书）

目 录

离骚	1
九歌	83
天问	158
九章	239
远游	343
卜居	379
渔父	390
招魂	396
大招	433
九辩	467

离 骚

刘德重 注释

刘德重 解题、说明

【题解】

《离骚》是屈原的代表作。全篇共三百七十多句，二千四百多字，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。

关于《离骚》篇名的涵义，古今各家说法不一。最早的解释见于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引淮南王刘安《离骚传》中的话：“‘离骚’者，犹‘离忧’也。”但这话说得不太明确，很容易使人把“离”和“骚”分开来理解，以为是两个词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说：“此于‘骚’古音与‘忧’同部得之。”可见“骚”、“忧”当为古音同部通转，所谓“离骚”即“离忧”，也当是一个完整的意义。后人大都误会了这句话的原意，以致分训“离骚”二字，引出许多歧义来。首先是班固，他在《离骚赞序》中说：“‘离’，犹遭也。‘骚’，忧也。明己遭忧作辞也。”这是训“离”为“罹”，从而得出“遭”的意思，“离忧”便成了“遭忧”。朱熹《楚辞集注》即从此说。其次是王逸，他在《楚辞章句》中说：“‘离’，别也。‘骚’，愁也。”这是把“离”解作“离别”，“愁”从“忧”字而来，“离忧”于是成了“别愁”。汪瑗《楚辞集解》、闵齐华《文选瀹注》、屈复《楚辞新注》均从此说。又，项安世《项氏家说》云：“《楚语》伍举曰：德义不行，则迹者骚

离，而远者距违。韦昭注曰：‘骚’，愁也。‘离’，畔也。盖楚人之语，自古如此。屈原《离骚》，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。其后词人仿之，作《畔牢愁》，盖如此矣。‘畔’谓散去，非必叛乱也。”他注意到《国语·楚语》中的“骚离”、扬雄仿作的《畔牢愁》，认为出自楚地方言，这是很有见地的。但囿于韦昭的注释，仍然分训“离骚”二字，说成是“以离畔为愁”，还是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从此说，但说得较为圆活一些。此外，还有一些说法，如李陈玉《楚辞笺注》云：“‘骚’乃文章之名。若‘离’之为解，有隔离、别离、与时乖离三义。”其实，“骚”作为一种文体，原是得名于《离骚》；说《离骚》的“骚”即为“文章之名”，可谓本末倒置。同时，他又根据《离骚》中的三句话，把“离”的三种意义牵合在一起，更加不得要领。再如戴震的《屈原赋注》云：“‘离’，犹隔也。‘骚’者，动扰有声之谓。”训“离”为“隔”，本自李说。释“骚”为“动扰有声”，则由颜师古《汉书·贾谊传注》“扰动曰‘骚’”而来。凡此种种，看来都是由于不明“离骚”二字的词性所致。直到近人游国恩，才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他指出：《离骚》这一名称具有双重涵义。从音乐方面来说，《离骚》“乃是楚国当时一种曲名”。“《楚辞·大招》有‘伏戏《驾辩》，楚《劳商》只’之文，王逸注云：‘《驾辩》、《劳商》，皆曲名也。’”“‘劳商’与‘离骚’为双声字，古音劳在‘宵’部，商在‘阳’部，离在‘歌’部，骚在‘幽’部，‘宵’‘歌’‘阳’‘幽’，并以旁纽通转，故‘劳’即‘离’，‘商’即‘骚’，然则‘劳商’与‘离骚’原来是一物而异名罢了。”从意义方面来说，“‘离骚’二字可能又有牢骚不平的意思”。“《汉书·扬雄传》载雄旁《惜诵》以下至《怀沙》一卷，名曰《畔牢愁》。‘牢愁’古叠韵字，同在‘幽’部；韦昭训为‘牢骚’。后人常语谓发泄不平的气为‘发牢骚’，盖本于此。‘牢愁’、‘牢骚’与‘离骚’，古并以双声叠韵通转；然则‘离

骚’者，殆有不平的义。”（引文分别见《楚辞概论》、《楚辞论文集》）按，游氏的这一论证是正确的。屈原的创作，从楚国的民间文学汲取了丰富的养料，既然其作品的内容“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”（黄伯思《翼骚序》），那么，作品的名称袭用民间歌曲的旧题，自然是极有可能的。而这一名称的本身，又并非有声无义。除了游氏所说“离骚”、“劳商”与“牢愁”、“牢骚”分别为双声或叠韵的联绵词外，刘安、司马迁所说的“离忧”也是双声联绵词，“忧”在“幽”部，也可以与“骚”通转。它们实际上都是一声之转的同义词，同是表示一种抑郁不平的感情。而《离骚》所抒发的正是这样一种感情。可见作品的标题取决于作品的内容，标题的音乐意义与作品的内容是统一的。

关于《离骚》的篇名，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。一是把《离骚》称之为“经”的问题。在《楚辞章句》中，本篇题作《离骚经》。王逸解释“经”字说：“经，径也。……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。”这显然是牵强附会。宋代洪兴祖在《楚辞补注》中指出：“古人引《离骚》，未有言‘经’者，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，尊之为‘经’耳。”可见“经”字当系后人所加，是尊之为“经典”的意思。王逸竟以为原来就有“经”字，又曲为解说，以致错上加错。一是把《离骚》用作泛称的问题。这也始于王逸。他在《楚辞章句》中，把凡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概题为《离骚》，凡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题为《续离骚》。如《九歌》题作《离骚·九歌》，《九辩》题作《续离骚·九辩》。这样，《离骚》就有了广狭二义：狭义是指本篇，广义是泛指屈原的作品。后人更进一步用“骚”来概括全部《楚辞》。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以《辨骚》名篇；萧统的《文选》单列“骚”类；屈原的作品以及后来的仿作，都被称为“骚体”，等等。这些称呼，虽然相沿成习，其实并不合逻辑。一是把《离骚》称之为“赋”的问题。这是由于汉朝人对“辞”、“赋”的概念混淆不清所造成的。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列

传》中有“乃作《怀沙》之赋”的说法，又说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‘辞’而以‘赋’见称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赋”，实际上指的是“楚辞”。后来班固在《汉书·贾谊传》中更称：“屈原，楚贤臣也；被谗放逐，作《离骚赋》。”他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还明标“《屈原赋》二十五篇”。实际上，“赋”到汉朝才成为文学的一种体制。由于“汉赋”是从“楚辞”演化而来的，汉朝人只看到它们的同，没有区分它们的异，所以在他的眼光中，屈原的作品无一不属于“赋”的范畴。直到今天，不少人仍习惯地称屈原的作品为“屈原赋”或“屈赋”。从严格的意义上说，这种称呼也是不恰当的。

关于《离骚》的写作年代，旧说多以为作于怀王朝屈原被疏（或被放）以后，但未说明具体时间。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引《史记》的《楚世家》、《屈原列传》、《六国年表》和刘向《新序》等记载，定为怀王十六年左右。近古及现代学者，据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和其他资料又提出了种种解释：陆侃如《屈原评传》以为作于怀王十三年，在“造为宪令”，遭谗去职之后。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认为始于怀王十六年，成于顷襄王初年。游国恩《楚辞概论》推为顷襄王三年或三年后。郭沫若《屈原研究》则认为作于自沉之年，即顷襄王二十一年。我们认为，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关于《离骚》的一大段文字放在上官大夫夺稿、“王怒而疏屈平”之后，并不等于说《离骚》的写作就是这一年的事，而只是说明，《离骚》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。至于究竟是哪一年，早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感到文献不足的困难，因而没有作出明确的判断；但在他的提示下，通过对作品深入的研究和探讨，还是可以作出合乎情理的推论的。《离骚》既然是一篇抒情诗，而它的具体内容又带有自叙生平的性质，则作品本身对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和个人遭遇因由的揭示，情感上所抒发的忧愤之深广，创作上所表现的气魄之雄伟，这一切无不透露了它产

生的时期，既不可能是少时，也不至于是晚年，最适合的便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时期。篇中关于年龄的叙述，处处都证实了这点。试把篇首“恐美人之迟暮”，篇中“老冉冉其将至兮”，篇末“及年岁之未晏兮，时亦其犹未央”等句综合起来，互相印证，便不难得出一个整体的理解：假如是三十以下的青年人，无论怎样多愁善感，也不会说出这样料声老气的话；但要把它作为五十以上的老年人的语气，也不妥贴，因为那就谈不上“时亦其犹未央”了。如果再要说得具体一些，那么，以三十九岁至四十一岁之间，亦即楚怀王二十八年（前301）至三十年（前299）之间，最有可能（关于屈原的生卒年，各家推算不一，详见本篇第一段注^③；这里对屈原年龄的计算，从浦江清说）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先看这以前的情况：怀王十八年，屈原谏阻释张仪；二十年，齐楚复交；二十四年，楚又背齐合秦；二十五年，秦楚盟于黄棘；二十六年，齐、韩、魏共伐楚，秦遣客卿救楚，三国引兵去；二十七年，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归，秦楚始绝交（参见本篇第二段注^④）。可见在这十年中，楚怀王虽然主意不定，但一般地说，楚国的情况还算是比较稳定的。而寻绎《离骚》的语气和感情，不免大声疾呼，痛哭流涕，说明楚国的危机已全部呈露，不像是这十年间危机还处于潜伏状态的样子。再看这以后的情况：怀王三十年即被骗入秦，从此一去不返。《史记》记怀王之死，一再说“楚人怜之”，“楚人皆怜之，如悲亲戚”；以屈原与怀王的关系之深，他当时的心情，更可想见。然而，《离骚》里对此却只字未提；相反，篇中倒有“哲王又不寤”的话，与怀王入秦后能抵制要挟、有悔悟表现不合。这样看来，有可能写作《离骚》的时间，就只剩下秦楚绝交之后、怀王入秦之前这三年了。这三年，正是楚国最危急的一段时期。从二十八年，起，秦、齐、韩、魏三面夹攻，楚国屡次兵败地削，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这时，屈原又正好四十上下，处于思想成熟、生命力旺盛的阶段。

他在不断的、剧烈的政治斗争中，眼看祖国的命运一步步地发展到这般田地，于是以不可抑制的悲愤心情，爆发出像长江大河一般雄伟的诗篇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因此，不论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，还是从作者的年龄特征看，《离骚》作于这一时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

关于《离骚》的创作缘由和抒情主题，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说：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陷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”又说：“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，以事其君，谗人间之，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”还指出：屈原“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，而欲反复之，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。”联系上述关于《离骚》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看，显而易见，屈原的“疾”、“怨”和“忧愁幽思”，是与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《离骚》就是屈原根据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遭遇，“发愤以抒情”而创作的一篇政治抒情诗。其中曲折而又尽情地抒写了自己的身世境遇、思想感情、理想抱负，展现了一个具有崇高人格和鲜明个性的诗人形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离骚》也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叙传。

【原文】

帝高阳之苗裔兮^①，朕皇考曰伯庸^②。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^③。

皇览揆余于初度兮^④，肇锡余以嘉名^⑤；名余曰正则兮，字余曰灵均^⑥。

纷吾既有此内美兮^⑦，又重之以修能^⑧。扈江离与辟芷兮^⑨，纫秋兰以为佩^⑩。

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不吾与^①。朝搴阰之木兰兮^②，夕揽洲之宿莽^③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^④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^⑤。

不抚壮而弃秽兮，何不改乎此度^⑥？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^⑦！

【注释】

①高阳：古帝颛顼（zhuān xū 专须）的称号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索隐引宋衷云：“颛顼，名；高阳，有天下号也。”据王应麟《通鉴地理通释》引《郡县志》，高阳原系地名，故城在汴州雍丘县（今河南杞县）西南二十九里，颛顼因辅佐少昊（hào 浩）有功，受封于此，因号高阳氏。又据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：“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。高阳者，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也。”王逸《楚辞章句》（以下略去书名，简称“王逸注”或“王逸云”，所引各家仿此）：“《帝系》曰：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僮，是为楚先。其后熊绎事周成王，封为楚子，居于丹阳。周幽王时生若敖，奄征南海，北至江汉。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，周不与，遂僭号称王，始都于郢（yǐng 影）。是时生子瑕，受屈为客卿，因以为氏。”则颛顼为楚之先祖，也是屈原的先祖。屈原本屈瑕之后，屈瑕是楚武王熊通（一作达）之子，因受封于屈地，遂以屈为氏。所以追本溯源，屈原与楚王同姓共祖，都是高阳氏的后裔。苗裔：指远末的后代子孙。朱熹《楚辞集注》：“苗裔，远孙也。苗者，草之茎叶，根所生也。裔者，衣裾之末，衣之余也。故以为远末子孙之称也。”②朕（zhèn 振）：第一人称代词，犹言我。古代贵贱通用，秦以后成为帝王自称的专用词。《文选》吕延济注：“屈原自称也。古人质，与君同称朕。”皇考：对死去的父亲的美称。“皇”是光大的意思。王逸注：“皇，美也。父死称考。”《礼记》：“（祭）父曰皇考，母曰皇妣。”按，“皇考”亦可指曾祖（见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、陈直《楚辞拾遗》）或远祖（见王闿运《楚辞释》、闻一多《离骚解诂》），但联系下文“皇览”句，此处当以指父亲为是。伯庸：屈原父亲的表字，其名与生平事迹已不可考。王逸注：“伯庸，字也。”也有人以为是名或化名。

开头二句，屈原自述世系，言出身贵胄，与楚同宗共祖。张德纯《离骚节解》云：“首溯与楚同源共本，世为宗臣，便有不能传舍其国、行路其君之意。”马其昶《屈赋微》云：“同姓之臣，义无可去，死国之志，已定于此。”可参。

③摄提：有二说。一说是“摄提格”的简称，亦即寅年的别名。王逸注引《尔雅》：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。”李巡注《尔雅》此句云：“言万物承阳而起，故曰摄提格。格，起也。”战国秦汉时以岁星纪年，划周天黄道为十二等分，用恒星斗、牛、女、虚等二十八宿定位，名星纪、玄枵(xiāo 消)、娵觜(jū zī 居资)、降娄、大梁、实沈、鹑(chún 纯)首、鹑火、鹑尾、寿星、大火、析木十二宫，又以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、子、丑十二支与之相应，岁星一年移一宫，移入斗、牛之间的星纪宫时称太岁在寅，该年即寅年，亦称摄提格。一说是星名。朱熹注：“摄提，星名，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。”其《楚辞辩证》又云：“摄提贞于孟陬(zōu 邹)：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，非太岁在寅之名也。”据此，则屈原之生，“月日虽寅，而岁则未必寅也”。按，二说迄无定论，现一般多从王说。

贞于孟陬：“贞”是当的意思。“孟”是始的意思。“陬”即陬月，正月的别称。“孟陬”犹言孟春正月。夏历建寅，以正月为寅月。

庚寅：纪日干支。战国时以干支纪日，不以纪岁。

降：降生。

这两句说，自己降生在摄提格之年，当孟春正月的庚寅日，也即寅年、寅月、寅日。按，近人多据此二句推算屈原降生的年、月、日，但结论并不完全一致。邹汉勋用殷历推算，刘师培用夏历推算，均为楚宣王二十七年（前343）正月二十一日（邹说见《敦艺斋文存》卷一《屈子生卒年月日考》，刘说见《古历管窥》）；陈场用周历推算，为同年同月二十二日，相差一天（见《屈子生卒年月考》）；郭沫若用太岁超辰法推算，定为楚宣王三十年（前340）正月初七日（见《屈原研究》）；浦江清则定为楚威王元年（前339）正月十四日（见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）；胡念贻又定为楚宣王五十七年（前353）正月二十三日或二十二日（《屈原生年新考》）；另外，林庚从朱熹说，但也结合别的根据推算为楚威王五年（前335）正月初七日（见《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》）。其中以浦江清的推算较为精细。

④皇：即上文“皇考”的简称，是古代汉语中略去主词而单独存留形容词的习惯用法。

览揆(kuī 葵)：“览”，观也，含有观察、审视的意思。“揆”，度也，含有揣度、衡量的意思。“览揆”，犹言观察研

究。初度：初生时的气度。战国时阴阳五行学说已很盛行，屈原生于寅年、寅月、寅日，被认为是得人道之正。王逸注：“寅为阳正，故男始生而立于寅。”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：“天开于子，地辟于丑，人生于寅。”所以，父亲一看到他初生时的情况，便觉得他的气度与众不同。按，“初度”之“度”，诸说不一：王逸以为指“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”；朱熹以为指“时节”；钱杲之《离骚集传》以为指“态度”；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以为指“器度”，亦即下文所云“内美”。兹从蒋注。又，一本“初度”前无“于”字。

⑤肇锡余以嘉名：“肇”，始也。“锡”，同赐。“嘉名”，美名。按，古代贵族男孩一出生，便由父亲命名。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载，九月丁卯子同（庄公）生，桓公问名于申繻，即其例证。林云铭《楚辞灯》云：“初生时气象便与凡人不同，父视而揣之，知余长成时必无邪行，始择其名之美者而命之。”又，闻一多《离骚解诂》从陈直《楚辞拾遗》说，引刘向《九叹》：“兆出名曰正则兮，卦发字曰灵均。”谓“肇”即“兆”之假借，屈原名、字均由告于祖为卜兆而得，亦可备一说。

⑥名余曰正则兮，字余曰灵均：屈原名平，字原。“正则”系阐明名平之义，言其公正而有法则。“灵均”系阐明字原之义，言其灵善、均一，灵善可引申为高，均一可引申为平，高平合起来就是“原”的含义。朱熹注：“高平曰原，故名平而字原也。”钱杲之注：“名余平者，谓其平正可法则也。字余灵均者，谓如原野之灵而均一也。”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云：“平者，正之则也。原者，地之善而均平者也。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，赋体然也。”屈原之所以被赐予这样的名字，跟他出生的年、月、日“得人道之正”有关，也与下文所说的“内美”相应。或说屈原名原字平，或说“正则”、“灵均”为小字小名，或说为化名，但根据多不足，兹不取。又，此二句“名余”是说初生时的事，申足上文“肇锡余以嘉名”之意；“字余”则是接着说后来的事。古人二十行冠礼，标志着已经成年，才有表字。《礼记》：“二十则使宾友冠而字之。”虽然字是由宾友提出的，但冠礼由父亲主持，所以也可算作父命。故《孟子》云：“男子之冠也，父命之。”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云：“字虽朋友之职，亦父命也。”

⑦纷：美盛貌。“纷吾既有此内美”，即“吾既纷有此内美”。状语提前冠于句首，是楚地方言的习惯用法。下文“纷独有此姱节”句同。吴世尚《楚辞疏》云：“楚辞中凡施于句首之字，如纷、汨、忽、羌、謇、耿、溘、时云者，大抵多属方言。而其意之或承